# 朱子語類輯略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朱子語類輯略

張伯行輯訂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間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識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眞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卽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迂。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鐘。而日聞謦欬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覿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

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註書　附外任　內任　雜記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總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 理氣

###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㴱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㴱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孫蜚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潘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

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一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帝、是理爲主、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曦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

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僩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蟲然。揚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

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僩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方子

問。四時此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僩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道夫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斷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僩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卽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爲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潒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閎祖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桑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躔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

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卻是順算。胡泳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楊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壽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合只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元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僩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斂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僩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夫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剛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止。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僩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僩

##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僞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

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卉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燾）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閤。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麤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道夫）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方）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

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閎祖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勁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

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麤了也。僩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僩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嵓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

久亦散了。賀孫

問。游魂爲變。閒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厭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卻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萇弘死三年。血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潘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亙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

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

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議剛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徐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

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萌、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徧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㑹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恪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來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㑹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煙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鬻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鬻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闕

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孫

風俗尙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閧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敕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眞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鑄鐘、鑄龜、皆此意。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

##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爲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窒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

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個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有近物之性者。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部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部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

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孫蒙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徐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個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

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尙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析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道夫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猨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鵪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

來。苦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瀰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

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㑹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幹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麤。莫不有是理。

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砥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性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

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閎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閎祖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椿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端蒙○以下兼言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

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㳇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㳇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温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

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寓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之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

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㑹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是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㑹

##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賀孫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蘊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譬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淳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砥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如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僩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蒙

在天爲命。稟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曾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孫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

皆從心。倜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纔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語。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喫得眞箇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去。謙

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頗撲不破。砥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以下錄論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

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椿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閒發處志如伐意如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至而言

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爲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節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

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蘖孫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去僞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諭。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誠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僩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

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餘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方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蠹孫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盡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涴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㴶

義。如利刀相似。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㴶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泳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銖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辭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人至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

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嘗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若海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儒用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

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僩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僩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僩

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著有百間屋基。要造十間屋。須著有十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揀尋裏面小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

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賀孫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桑將去。才等待大頭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壬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爲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是說要爲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祖道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

爲此。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雉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

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蹊也。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漕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升卿

爲學不進。只是不勇。謨

不可倚靠師友。方子

不要等待。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僩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羽

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學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德明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寵。明日一萬寵。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

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行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了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僩

爲學、極要求把篤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治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恪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滇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驤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從周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方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鬧了。德明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僩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德明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士毅

見、須是見得確定。淳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最怕麤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毅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廣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德明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賀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汎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謙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眞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顚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著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僩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閎祖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端蒙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壯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温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德明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

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道夫○以下論知爲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僞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榦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

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夔孫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卓○以下專論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道夫○以下窮理。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賀孫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淳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麤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夔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

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銖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閒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閒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閒。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恪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毅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元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道夫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卽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尙遠在。祖道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賀孫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道夫

##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椿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植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版。濬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節

看文字，當如高帆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個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濬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

說以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僩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淳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讀已者。璘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

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僩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寓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僩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賡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

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若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脆脆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個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拽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王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銖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方子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徧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方子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季札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嬾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近日眞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益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

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

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㵎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麤底也當看。賡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擧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㵎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卻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㵎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

不看題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册厭。又看一册。此成甚功夫也。方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璘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祖道○以下論看注解）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撏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撏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眞是者出矣。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太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益卿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爲是。只胡亂解將去。僩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昌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道夫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惺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尙。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如此。文蔚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卿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餘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

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慘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僎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祖道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榦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益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峯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墮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大雅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

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卓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則萬理具在。節

敬勝百邪。泳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惺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升卿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升卿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如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

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直卿端蒙。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去僞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個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敬、亦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德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夔孫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

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當

靜、便定。熟、便透。剛義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三

##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祖道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倜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倜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倜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卿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卻是後來沒巴鼻生底。榦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楠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道祖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道祖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比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閎祖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蕭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僩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賡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顚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個同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眞。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個

事無非學。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腳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

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砥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蕭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璘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蠧孫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蕭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者須也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恩恩方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泳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鄉曲。閒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如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尙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條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貧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胷中、卻害道。可學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羈栝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蒙

向來做時文、只麤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廾卿

孔孟周程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文蔚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存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戰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爲衆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恢弒其君。孔子沐浴而

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卻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木之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僩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浩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廣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學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清簡，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

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賀孫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
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開闊。漆彫開深穩。
振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
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闊。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
有不掩。卒歸於狂。
儒用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敬仲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壁立
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
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
士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
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僩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僩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滈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尙有多少病痛。賀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

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純。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舉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點。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爲卿相大臣者。尙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識富公。質問韓公一家氣象如此。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卻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德明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嘗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吃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卻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楊

有爺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大雅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

也。鏞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字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鐙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大雅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端蒙

周子之書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個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

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趲迫。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賀孫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義剛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閎祖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演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

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緒。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是五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義剛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則始明。大雅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

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端蒙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餘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

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銖

問通書言誠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爲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時舉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徹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賓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德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僩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尙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榦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榦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蠢。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

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設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閒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二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節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須看得活。方子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砥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四

## 程子之書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爲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復。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道夫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益卿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節

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

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愼動。賀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得知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汎汎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卻因人撓之故濁也。僩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銖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道夫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

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謨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端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濂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廣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而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

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卻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麤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卽有

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僩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謨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硬愛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節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爲標準如何卻說得不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間自有所至僩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而焉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

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然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卽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倩別人來作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賓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

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益卿）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忽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淳）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

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寓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蹟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眞。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賡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甚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

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卻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卻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卻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想。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麤。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

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僩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漕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僩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僩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僩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閒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

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麤的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僩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卻自知得道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僩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

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木之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可學

見此不見彼。

問。顏子心麤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僩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

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太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卻似兩物。夔孫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僩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卻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燾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僩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眞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謨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鐙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

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眞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倜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卻淺陋了 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卻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眞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 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 必大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植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方子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麤。畢竟大概好。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汎汎說得道。不曾見得性。椿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底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僩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

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道夫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害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豫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驤

程子門人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

了。他們只睹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階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

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卻糊塗，囫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曾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貼，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友仁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驗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潘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閎祖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剛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舜、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

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踰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縣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卻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賀孫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麽。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

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餘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掞所鈔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賞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脈。方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學蒙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

底人。賀孫

李延平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人性卞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

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卻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尙有些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張南軒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顚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柄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夫工。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愼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雉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

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麤疏麤解。這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理。卻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幹

龍泉潘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卽時令人移正之。楊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

## 自論爲學工夫

某向卯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楊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更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

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得借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閒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憖實處方已賀孫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模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學蒙

看道理若只恁地看過一徧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

思量一偏。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義剛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己身。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

道夫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蘆說試

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桑寸積而得之。方子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閒。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閒。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麤。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僩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賀孫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是自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僩

先生患氣痛。腳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上鬆爽。僩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閎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論自注書

傅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

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祇有利貞。更無有不元亨。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閎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漉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驥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滈

綱目於無正統處。并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捉不得則終夜皇恐。賀孫○以下外任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堂廳投下。卻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是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人傑

傷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卻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閒、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閒。吏皆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皆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閒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閒、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賀孫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

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爲五年計。然後大舉。因敵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爲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爲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句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餘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奄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

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尙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閎祖○以下內任）

有客游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風俗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祖道○以下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一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舉薦他甚麼得。因問所

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亦懶惰。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幷詩。幷杜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閒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

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賀孫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若海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仲於先生爲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論治道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卽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卽別拔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

之於武帝。端蒙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源頭理會。蕭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荊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曰。差役時皆士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楊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柄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

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僩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易簡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道夫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蓼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蓼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蓼

不能則謹守常法。蓼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燗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消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德明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疏。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卻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方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一切刓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週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止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腳。便道是矯激。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蕭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

不得。楊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楊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道夫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人傑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卻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若海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怕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僩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

賀孫　太息。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明作○以下論取士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倜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麤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題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倜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

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眞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別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卻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卻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慌遠方觀聽。而今卻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僩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木之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豫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

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賀孫

科舉種子不好。楊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筵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此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埽除了。卻來說事功。賀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

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學○以下論兵刑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斷拶出來耳。道夫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僩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論民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

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振○以下論官

國子司業、學官、尙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道夫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道夫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此迂闊。某以爲名言。人傑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句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麤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謂李永思曰。衡陽訟牒、如何。永思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益卿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與立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著。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

何看見子細。又如今兩人斷吵。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又曰。方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闊宂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賀孫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句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僩

訓門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或謂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閒。曾有幾多時節去

體察理會來。若不會如此下工夫。只據册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某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問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疏略說得。若是那眞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會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卻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甚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

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激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

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賀孫。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卻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摸捉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卻不循禮。曰。他卻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閒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卻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

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友仁

先生偶腳氣發。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閒者。只是一兩年閒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鍼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卻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爲。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盤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疏。先生意甚不樂。倜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某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

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卻不曾說。這箇便是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倜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敬謹。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祕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詫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見比浙閒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謂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迫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面麤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是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一件事走過眼前甚似閒。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下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

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那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卽是心。心卽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嬾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得到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麤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麤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炎頭。腳痛炎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爲學須是自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問。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

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卻顚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鍊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賀）

於今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海）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特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

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某曾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

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件底。少閒不濟事。敏底人又卻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像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耗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書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須也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爲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爲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著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册來。書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

紀。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倜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册。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書。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卻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著脊梁骨。

懃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爲學。道夫曰。苟懃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懃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廳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六

訓門人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粲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理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

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幾希。庶民於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胷次。烹治鍛鍊。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併力鈔錄。頗疏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册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麤疏。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閒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閒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

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爲不實。正謂此歟。曰。大學所課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

日同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己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某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子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工夫、也不解精。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濟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閒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著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磽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爲磽确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黏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澀。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眞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卻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卻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

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來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眞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著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

底言語。都來罩了。其閒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卻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喎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閒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閒、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晚再入臥內。淳稟曰。適聞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

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象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埽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

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掇了案。其官人卻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寘曰。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閒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閒。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麤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做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

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閒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閒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麤、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麤底放在一邊。嘗見胡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會爲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始得。今日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渭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

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席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粱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臥內。曰。君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著。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綽見得這箇物事。曾點、漆雕

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之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擷破。放那邊也恐擷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閒自然攞著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

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亦只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見衆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絜。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眞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帖。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

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來。

滈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雕漆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違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卻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著頭。隨衆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工。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

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去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蠹迹。都掉卻。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恁縣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蠹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蠹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蠹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

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麤底做麤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麤底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揖退。先生留滉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滉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滉問曰。己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

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滉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爲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閣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滉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棋甚河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棋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要都經歷一過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皆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爍在那裏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公看文字仔細。卻是急性太忙逼。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又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卽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眞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蓽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蓽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蓽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躐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檢點。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尙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箇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諭。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稍儹棄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卻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原不曾理會。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篇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閒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浩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卽理論語午後卽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朮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曰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先生問壽昌子見疏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麽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閒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問天理眞箇難明己私眞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

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閒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閒、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閒斷得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閒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只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傅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己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爲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周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卻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大小規模做去若是逼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

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閒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

胡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閒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

某平生不會嬾。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嬾不得。今人所以嬾。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一見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是自嬾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麤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昌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工夫。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嶢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又曰。論語只是箇坯璞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汎汎做又不得。做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心身。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與箇畏字相似。

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

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常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著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爲天下只是一箇道理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卻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賢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若說閒時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卻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卻不先說篤行之卻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卻

不先說正心、誠意。卻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卻說道。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如公說。閒時都不消思量。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賀孫曰。公鄉閒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會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聖賢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卻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己。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模樣。是甚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辨而明。如今諸公說道這箇也好。某敢百日保其自見不會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莫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含胡胡。怕觸著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

程又問某不是說道閒時全不去思量意謂臨事而思如讀書時只思量這書曰讀書時思量書疊了策時都莫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心看聖賢書都自說得盡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道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脈著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著實於行己上做得三兩分始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吳棨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卻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邪路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眞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爲仁智者得其爲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

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卻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鍾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爲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如何強他使飲。

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疏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閒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闊看。

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箇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李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讀書。也須疑著。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養好了後。因說至善。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謄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訖。有一士人

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賀孫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七

總訓門人（其無名氏者亦彙集於此）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

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汎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己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這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閒不界便掉了。少閒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眞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

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討。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眞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閒。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尙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閒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腳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斷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鎭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痒處。何況更望搔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

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箇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汎汎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著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閒自轉動不得。自家腳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

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使信著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戰陳厮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卻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某於相法卻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這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眞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

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閒作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倣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久之。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閒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閒斷。

因說學者工夫閒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今之學者。卻不如他。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便用恭。執事便用敬。與人時便用忠。隨時隨事。處處體

驗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腳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温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瀰漫。少閒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汎汎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閒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卻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籮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

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汎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卓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麤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有人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間一時間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間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曷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

夫子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眞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麽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黎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周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閒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麤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閒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

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卻棄置事物爲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卻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簀。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卻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卻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册。亦覺未免閒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閒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功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卓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㑹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待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賀孫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去自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別。還得他做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孫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疏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讀語錄玩了。卻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虛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即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過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閒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卻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眞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閒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

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册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卻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卻去參解說不得者。鶻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卻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加何卻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訛。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

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卻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爲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弈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弈。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某本高。但未曾識低著。卻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棊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弈。力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卻別於閒處下一著。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弈也。

政和有客回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

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宰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汙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閒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衰。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趣利。

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他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曉得千百年英雄心事。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閒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

閒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卻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彊。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蚤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卻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倚子去。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褒中。先生曰。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卻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論諸儒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浙閒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賈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爲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襲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麤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

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卻是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謾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客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彼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閒。便自然有箇痕迹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

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閒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爲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荊公參政日。作兵論。稟壓之研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荊公問近作。貢父遂以作兵論對。乃竊荊公之意。

而易其文以誦之。荊公退碎其研下之橐。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尙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眞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

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某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卻趕將出門去。某老所喜。皆是麤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鞏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麤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劄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燦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麤。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發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遭。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陌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

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叅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閒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卻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閒。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

耆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叅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無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會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卻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眞是。那箇眞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眞正一條大路。卻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接事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

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卻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卻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眞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卻不如此。子靜卻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卻平直恁地說。卻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眞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眞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

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如今人卻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腳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灑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

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鬬。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 論諸子老釋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何如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

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莊周會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卻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卻有規矩。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是乖莊子跌蕩。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

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盆。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淸。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旣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淸。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擧。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偸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

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二十四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

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

衣。卻道不曾挂著一條絲。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眞底。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泠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

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是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

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又手看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道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

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麤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

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墨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閒斷相接不著。僩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呆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

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睟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卻云彥沖修行卻不會禪寶學會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卻令異端橫出豎立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

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

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奇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奇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入得。則得後際

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釋氏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於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句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濮之名節。晉魏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袭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卻問卿在雁門。食雁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袭到齊梁閒。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豔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衰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衰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衰纏。先生曰。亦自有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

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卻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向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卻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論。大抵前輩議論。麤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石守道只是麤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便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鄭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册子記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厚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爲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荊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數。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荊公乃曰。國家粗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狠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呂氏家傳載荊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卻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荊公著。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至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礵與人喫。及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蟄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狠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法行得狠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狠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緻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餘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箸。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嫺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卽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爲鹿。孰爲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眞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眞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眞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

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爲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腳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

季眞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云。如食色之食。猶言享也。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晁、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閒說。若使將身己頓放在蘇黃閒。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閒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共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物事看。

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麤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麤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麤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

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卻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厮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著所在。如吳璘敗敵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敵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卽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敵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敵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敵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敵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

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尙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敗緣敵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敵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眞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籍谿嘗云建炎閒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張燾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圍神廟牆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算其牆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其人樸實公介爲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但一揖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卻又問利對

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迂闊。然卻甚好。今不可多見矣。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祝懷汝昭常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衢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只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闕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眞箇好人盡屛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攛奬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汎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殺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尙。他後生行腳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入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

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爲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棠也。及范汝爲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糞。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讀根爲根注云猶今言根挌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挌猶云抵拒擔閣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

温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會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爲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閒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小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疏。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爲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

後漢魏柏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歎曰使柏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謄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纔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爲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汝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幹。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萃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卻四箇便了。陽

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卻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破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破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生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麤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黏手惹腳。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甚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卻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

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幷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汝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

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奇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汪某斷配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衰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

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方陣。地方則須布圓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數替。以八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皆快。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敵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及多爲竹筒所滾腳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閒。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營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幷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龍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 戰國漢唐諸子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襯罩。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

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尙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麤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幷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獃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度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

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卻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勉兩已定。汝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是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作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

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眞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縣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苦困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麤。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汝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

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卻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卻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汝說道理聖賢已死他看汝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汝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眞實得聖人之意卻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璘、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

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

童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髣髴。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原道中舉大學卻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卻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不說居天下之廣居。

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暮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事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卻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數

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卻不衰。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礱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傾瞞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卻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卻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 雜類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太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

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潙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嬀姓。卽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疏。異姓本疏。他日婚姻卻又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眞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眞。說時莫太分明。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卻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爲禮部尙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卻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曰。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嘗見徐侍郎書三字。貼於主位前云。磨兜堅。意不曉所謂。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兜堅。謹勿言。畏秦禍也。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論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爲事。季淸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

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

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珙。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惑於王珙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珙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閒別。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聞冰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毫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毫其尾。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綳了孩兒矣。

汪玉山童穉時。諭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蹏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黯黯雲。

財、猶賦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卻甘。茶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墨翟與工輸巧爭辨云云。論到下梢。一著勝一著。沒了期。一曰。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其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卻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章熟。少閒。做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閒。卻不得用。向來

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又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倣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做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間。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靴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又曰。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尙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

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

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盖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敍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稾。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

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遲。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

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

而爲天下法。遂埽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鬪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話。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

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

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靳。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澀。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

齊梁閒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唐明皇貪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蚤渡蒲津闕。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做百詩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溼青松。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尙未能把筆邪。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卽動容周旋中禮。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 拾遺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寤寐者、身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寐而言之。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爲方。在圓爲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理。豈不是樂。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王雲五主編

# 朱子語類輯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訂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